大千大泼彩　画赠方介堪

泼彩绘画，张大千最大的艺术创造，但带有上款的几乎看不到；人物题材，独具大千先生的个人气息，然晚年作品极少露面。但是在今年上海工美的秋拍中，两件难得一见的张大千珍品，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张大千，而这两幅作品的上款人都是方介堪。

张画方印，在绘画界可谓人尽皆知，并誉为金石书画双绝。张大千与方介堪的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两位在金石书画界共同的志向，相互推崇、相映生辉，成为艺坛佳话；更是因为在艰难时世中无私相助、相扶相持的手足深情，更是艺坛上一段不朽的佳话。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方介堪与朋友们想出妙计让张大千脱离虎口，摆脱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1937年，张大千、方介堪、于非闇被聘为全国美展评审委员。3月，评审结束，三人偕评委黄君璧、谢稚柳诸友同游雁荡。大千等即席作《雁荡山色图》，时诸人皆未携印，方介堪先生急就凿得“东西南北之人”一章钤之，在场者无不拍手称好，因这“东、西、南、北”，正影射“永嘉方介堪、武进谢稚柳（东）；内江张大千（西）；南海黄君璧（南）；蓬莱于非闇（北）”。1946年底，张大千以重金购下明朝董其昌最得意的藏品——南唐大画家董源的山水巨作《潇湘图卷》，欣喜若狂，遂改斋名为“潇湘画楼”，方介堪篆“潇湘画楼”象牙巨印以庆贺。

1980年初，张大千因怀念身处内地的挚友，而特作泼彩山水画三幅分别赠送给谢稚柳、方介堪和陈巨来，由香港收藏家赵汉钟辗转多次带到温州方老寓所。作为赠送给挚友的泼彩山水画，大千先生极为用心，看似随意的泼彩中间，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中国画的经典线条，而带有上款也是同类题材绘画中几乎难得一见的。这幅张大千送给方介堪的泼彩山水画采用的是带有“大风堂”水印的定制纸，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大千先生对于这幅作品的重视程度。

1982年，正逢方介堪83岁寿辰，张大千寄来《东方朔偷桃献寿图》，也就是此次露面的这幅以表祝贺，上题“恭祝介堪道兄八十三岁降诞”。这一年为大千先生逝世前一年，精力和体力使得其赠送给友人的画作基本上以荷花之类的应酬画作为主，这也使得晚年的人物画在市场上非常罕见。东方朔手持仙桃似从海上飘来，令人耳目一新。此种画风可谓是可遇而不可求，堪称晚年绘画中的经典之作。

无论是《泼彩山水》，还是《东方朔偷桃献寿图》，已经远远超出了张大千一般精品的范畴，而是凝聚了其对于介堪先生真挚的情感。

马驿

程十发画海瑞

程十发，著名画家，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在人物、花鸟画方面独树一帜，于连环画、插画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他为京剧演员周少麟画的《海刚峰造像》四尺整纸（137×68.5厘米），上有程老的题跋：“海刚峰造像。一九七九年建国卅周年大庆，少麟兄上演尊翁信芳同志杰作，海瑞上疏，令我怀忻鼓舞，百感云集。藉晨窗阳光和煦、岩桂飘香之佳节，奋笔敬造海翁造像一帧，以表颂仰海瑞精神。廿年前信芳同志以扬海瑞精神上演是剧，后为林彪“四人帮”所害，蒙遭残酷打击，少麟亦受株连，今五贼已除，沉冤已获昭雪。溯五九年暮春，余亦画海瑞，故与周公同场批斗，会场一面竟成永别。今日少麟兄承父志，重演海瑞，余亦能重画海瑞，同为宇内，因歌颂刚峰而蒙不白之冤，同志纪念。余敬将此海瑞造像奠于信芳同志之灵前。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程十发并记于海上寓楼。”

这幅海瑞像背后有说不尽的故事。

首先，此画写海瑞像。“海瑞”这一正直清官的形象家喻户晓，“海瑞上疏”这个故事也出现在很多艺术文学创作中，讲述的是明朝嘉靖皇帝妄求长生，朝政败坏，民不聊生，时任户薄主事的海瑞不顾亲友劝阻，冒死上疏劝谏君主的故事。正是海瑞串联起了几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大师。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在这样的号召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随即发表《海瑞骂皇帝》等一系列文章，并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京剧大师周信芳也积极改编新剧，创作并表演了《海瑞上疏》，大获好评；戏曲学者蒋星煜也撰写了人物传记《海瑞的故事》，并请到了书画大家程十发为此书创作插图。而到了“文革”期间，这些艺术家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冲击，吴晗更是在1965年11月首当其冲被批判，这一事件成为了“文革”的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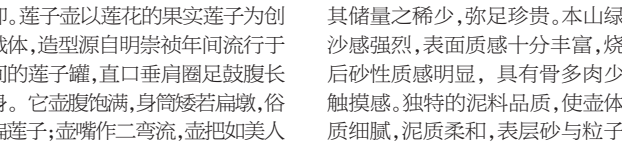
再者，此画创作者程十发是书画大家，文人气质浓厚，对戏曲更是从小就痴迷。程老爱看戏，甚至还能哼上几曲，在“文革”中，特别是“文革”早期挨批的时候，白天受批斗后，回家就唱上几句泄愤。程十发特别推崇京剧麒派大师周信芳，是周的粉丝，经常去看周的演出。“文革”中，程和周两人同台挨批，给程老留下深刻的印象。

又者，此画中的海瑞并不是由周信芳扮演，而是周信芳之子周少麟的扮相。此时周信芳已经因为在“文革”中饱受折磨而逝世。周信芳之子周少麟是其九个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在“文革”中也因“反革命”罪坐牢五年。“文革”结束，周少麟一家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也重新登上舞台，首演传统戏。在“文革”结束后的卅年国庆（1979），周少麟重新上演当年其父的这一经典曲目，引起极大的轰动。台下观摩的程十发激动不已，感叹之余挥毫作此《海瑞像》，并长题记述相关的故事。今人观之，仍能感受到海刚峰的忠直之气，亦可感念周、程二人之间的情谊。

丹青

牛盖莲子壶衣钵相传

近年来，当紫砂工艺泰斗顾景舟的壶艺作品，屡屡在京沪等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创出千万元的天价时，更多的收藏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顾景舟的大弟子徐汉棠及其传人朱剑芹的作品上。近日，朱剑芹紫砂作品展在本市延安饭店三象画廊展出，引起不少紫砂壶爱好者的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剑芹有幸与顾景舟大师在同一个紫砂车间工作，并在徐汉棠大师的面授下学习制壶技艺；徐大师还为这位女弟子题写了“棠韵斋”作其工作室名。

数百年来，在紫砂艺人的师徒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谚：“三脚石瓢四脚炉，丰为莲子扁为鼓。”十四个字中概括了四种经典紫砂壶式。从顾景舟到徐汉棠，都曾制作过平盖莲子壶这一经典款式；近日，朱剑芹在乃师和师祖的基础上，对壶盖稍加改进，精心制作了一把牛盖莲子壶，使原本矮若扁墩的莲子壶，净高又降低了二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因为紫砂艺人都知道“壶身矮一分，造之难三分”的古训。

莲，出淤泥而不染，寄寓了古代文人对清正廉明高尚气节的追求与景仰。莲子壶以莲花的果实莲子为创作载体，造型源自明崇祯年间流行于民间的莲子罐，直口垂肩圈足鼓腹长圆身。它壶腹饱满，身筒矮若扁墩，俗称扁莲子；壶嘴作二弯流，壶把如美人手臂作又腰状，呈亭亭玉立之姿；钮变桥式为牛鼻，整体造型仿佛一颗圆融的莲子。壶为光货素器，子母线柔韧而清晰，在质朴无任何粉饰的形体中，似有一股生动的气韵在壶的线条、转角、流与把、钮与盖处萦回，予人以圆融、包容、婉转的艺术美感。

除了精湛的工艺，紫砂壶之美还源自材质泥料。牛盖莲子壶选用的材质为罕见的本山绿泥。作为紫砂泥中的夹脂，本山绿泥泥质相对较嫩，在业内被称作“泥中泥”，可见其储量之稀少，弥足珍贵。本山绿泥沙感强烈，表面质感十分丰富，烧成后砂性质感明显，具有骨多肉少的触摸感。独特的泥料品质，使壶体胎质细腻，泥质柔和，表层砂与粒子若隐若现，颗粒均匀，肌理犹如梨皮，光泽莹润，甚得天趣之妙。

紫砂壶作为积淀了文人气息和内涵的传统工艺，在器型的设计中往往寄寓了壶艺家的巧思与雅趣。东方艺术的特质是含蓄，牛盖莲子壶造型的象征意味，拓展了无限的审美空间。壶里壶外，自蕴诸多深邃的哲理，那是朱剑芹对艺术永不懈怠的追求，凝聚了她对生命的体验，对艺术的感悟和对师承的虔敬。

储有明

翡翠《孔雀开屏》

近日，“宝缘斋”在本市福州路中福古玩城展示大厅举办“宝缘斋”和田玉翡翠收藏精品展览会，展品主要以上品和田玉及翡翠为主。

石之美者之为玉，翡翠美玉取自山峦叠嶂之间，中国人将其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具有不同寻常的美好寓意。展览会上这枚孔雀开屏18K玫瑰金镶钻翡翠两用胸针，喜福禄寿，屏开富贵。传说翡翠乃祛邪降祥之物，科学研究证明天然翡翠与人体长期接触后材质将愈发通透。此款高翠胸针，正是以翡翠为主石，一物两用，可作吊坠或胸针佩戴，镶有总重19.74g的老坑满绿翡翠，42粒高翠蛋面皆为老种老色，玻璃种到高冰质地，透亮饱满，荧光闪闪，镶嵌在精巧的18K金叶茎上，如盛开的花瓣，满屏的雀翎，羽光灼灼，娇艳动人，简单中彰显精致，精致中不失活泼；孔雀的身体由耀眼夺目的白钻群镶点缀，其他配石还包括红宝石，翠榴石，碧玺等，丰富的色彩，如点睛之笔，十分难得。集美貌，高贵，气质，优雅集于一身，华丽富贵，独一无二，堪称一件经典之作。

文国

刊头篆刻

作者　**涂建共**